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四

山陰對南王家屏著

定襄門人傅新德校

書

擬上執政論士習書

某奏記相公閣下竊惟古今所稱繫世道重者士焉耳士所爲重豈以其修辭飾貌逡逡然踵人之故轍而由之不敢越其尺寸以是爲能諧世而立功名哉亦其所挾持者大其風節操致夤然不囿於流俗人之爲斯天下國家有所恃而臻理也竊見當今之世



皇路清夷士行淳潔在位者咸以清名儉德相高眎  
所素嘗苞苴饋遺媵嬰於權貴人之門至蓄險詖不  
可測之衷以相傾若剗蠹就平澡汙還白豈非世道  
大愉快事哉然竊私心計之國家造士將需其有爲  
非直能使其有所不爲也假令士徒窅窅悶悶進而  
無所措注則雖人人有羔羊素絲之風於世道奚裨  
哉故愚眎今世之士繩趨尺步其言慧辯豈不亦彬  
彬然稱盛然寔梯突脂韋競爲熟軟之態至究其風  
節操致夙然自成一輩而不囿於流俗人之爲斯亦  
罕其儔矣異日者朝廷有大疑大難而屬之緩則孺

望急則狼顧未有能矢一奇紆一計稱上意者詰之  
則曰是有故常行者而安用紛更爲也實其所識無  
以加於故常行者耳豈非學術不足故耶夫古之人  
有扱綸而樹鷹揚之勲釋耒而負阿衡之望赤舄几  
几而流言止歷階數語而萊兵卻彼豈取給倉卒素  
預故耳無論聖人卽管晏蘇張君子所羞稱然其九  
合諸侯雄據六國亦各有先見之明應機之算今南  
北用兵且數歲天子每問諸大夫計終鮮石畫是所  
識固出管晏蘇張下矧大疑大難眎用兵且十百倍  
者哉所以然者士方求志時已卽懷鉛抱策攻舉子



業覬一旦以是掇青紫安問天下國家事有待我而  
理而姑敝精勞神於不急之務哉及旣顯跡鄉所爲  
業不啻弁髦棄之乃稍稍留意於官政則亦不過簿  
書期會之間若所故常行者循襲之以塞論報幸無  
廢墜輒詡然矜其材智謂可端坐而俟遷它非所論  
已間有抵掌任事慷慨而前者懼相譏彈以爲是狂  
率不馴於雅俗百鳥一鶴勢將自沮則有風靡波流  
與之俱化又安從穎脫豪傑之士也故今雖有所不  
爲差異往昔而實陰具委靡不可振之形度所幹濟  
幾何矣柰何使人謂清名儉德之輩亦無與於理哉

嗟乎每念此至熟也顧烏能一朝驟革其故而且姑  
制其流徐正其本庶幾有補焉耳矣竊欲司銓者以  
名實爲殿最其所獎拔必瑰瑋卓犖之士不則寧以  
其木彊勿寧以其儂給令詭情匿跡逡遯行列中者  
無所容其諧斯或可制其流進此則慎簡師儒爲第  
一義次莫若正文體使支詞成套不得售有司人當  
童子時卽嚮實學庶其本正哉夫士有學術然後有  
道德有道德然後有事功今徵事功於士而無變其  
習猶欲植大木而仆其根也執事以爲何如某惶悚  
再拜



上郭東野相公

某塞下豎儒也竊沾教澤忝廁詞林仰止景行式塵  
嚮往追參禁直淑艾彌殷凡台師啓沃嘉謨彌綸大  
業世所不聞不見者益得遡求鴻鉅剽竊膏芬不但  
周官具存蕭規畫一而已頃者主上睠懷舊德尊禮  
高年隆師傅之上儀修老更之令典詔使奉璽書而  
造里有司陳几杖以登堂誠人寰所竦聞朝廷之曠  
事也某欣逢盛會與庇末光阻侍賓階徒欽燕喜猥  
辱瑤箋寵錫鼎貺隆頒循省虛庸寔慙接引肅茲勒  
狀鳴謝并附不腆少布積忱伏冀台慈鑒存鄙悰曷

勝瞻戴

上陳松谷老師

仰惟老師經世許謨格心大學燮調元化扶翊太平  
功成不居龍蟠鴻舉海內人士莫不翹首下風歆艷  
誦慕若松柏挺秀靈光獨存也某夙廁門牆特承恩  
造自執經從玉壘丈後尤藉漸摩乃及清秋恭逢大  
耄獲睹今上所以尊禮舊德寵異高年予告乘郵金  
幣駢蕃之盛則謂國恩家慶振古所無恨不能負弩  
前驅稱觴高會猥從公祝濫附一言顧蒙台慈省存  
誨貺下逮啓函拜賜喜媿交并矣俾旋勒狀叩謝并



侯台禧所願願直葆和永膺難老某伏楮不勝祈禱

上王鑑川年伯

邊庭欵議仰仗主持如俺曾誓死不渝諸夷禮僧求  
懺種種吉語時獲剽聞每對客誦揚輒至竟日第今  
世之士吠聲者衆通方者希咫尺物形阻垣莫見某  
初至京凡虜中情實幕下機宜蓋數以語人時燕趙  
之士知者十九中原之士知者十七至吳粵荆襄之  
人知者十三耳隔域彌遐和音彌寡勢固然也近日  
南臺之疏彼生不見邊疆之壘日不識瓊裘之形凡  
老伯所決筴彼曾不能窺闕其津涯培蛙語海夏蟲

疑冰又何怪也且支詞蔓語無當事情京朝士紳莫  
不鄙笑老伯社稷重望鍾鼎殊勲豈顧以斯言爲加  
損哉某不佞竊亦有憤於妄誕之口故敢直述其愚  
頃鳳磐先生又請告矣天下事爲多言所害如此可  
扼腕恨也臨書惶悚不盡

荅畢松坡公冢宰

仰惟台臺道德文章模楷一世某雖不敏不獲蚤自  
列於門牆然高山景行竊知嚮往頃者袞舄北上幸  
慰具瞻顧無能伏伺燕閒敦請桀誨徒從都人士後  
登觀宴鎬之儀快覩餞郡之寵而已騶軒旣發言念



豐芭奧區鑑衡重地老成當軸善類所歸循省虛席  
寔慙造就顧遠塵鼎翰慰藉沾沾銜感誨提豈勝貫  
佩旋遽附謝并布鄙忱聽履有期日以延佇

上殷棠川老師

某塞下鄙生少乏師承長無聞識荷蒙老師甄拔得  
與海內英俊同列門牆請業鑿坡紬書金匱一時遭  
際累世光榮原本至恩曷殊大造往年西蜀之役賴  
我師閔念烏私曲垂鴻庇成命既下無端受疑復賴  
我師洞燭肺腸曲爲排解仗庇西邁歲暮始還方翹  
首廟堂伺音鼎軸偶聞朝報袞烏東歸日夜旁皇莫

喻端委抵京之日始知嫌生小郤難起細人切齒腐  
心不勝憤惋念惟帝師宿望王佐鴻猷今上嗣服惟  
新用人求舊成王冲幼周公不久於居東元祐清明  
司馬行期於入洛此諸生之至望百辟之同情也祇  
藉便翔用申省候臨書東向不盡瞻依

上張太岳老師

某邊徼鄙生無足比數猥蒙老師恩造收置詞林濫  
塵講席循省涯分踰越良多不幸遘狗馬疾又蒙老  
師垂軫獲予告給郵以及銀幣圖書種種異數則又  
無秋毫不出自特恩也抵里以來亦圖勉自振刷仰



副生全不謂積戾故深被旤滋亟俯仰一室喪病相  
仍子焉游魂亦復屢絕自是摧心折志萬緒畢隳懸  
企門牆何啻隔世卽三年間老師大慶大弔至榮極  
哀雖草木禽魚尚關欣瘁某乃局趣次且尺緘靡申  
第令積誠如山懷恩若渴區區惴窳何由自明顧自  
以爲身在草野之下病痼之中乃欲以漉漫空油輪  
瀆省覽誠懼干冒嚴重非分所宜然違負恩慈曠廢  
禮教每一念至則又未嘗不惶汗浹踵也何意老師  
俯矜疲瘵曲照孤睽旣寬媮惰之誅重辱招延之命  
遂使搶榆弱羽再翔下風伏櫪他體仍遵皇路感知

遇則夙恩未報新寵曷勝揣才分則舊殖盡荒諛聞  
非益此某所爲展轉兢惕狼顧於進止之際而不敢  
自裁者也部劄旣至王程有嚴卽日戒裝寧容稽滯  
惟是家門乘多難之餘衰病伶俜罄罄滿室必須稍  
爲安頓不致詒累老親庶可安意出門一心營職儻  
蒙量寬時日驩感無涯謹勒荒械專力祈控掘趨不  
遠容躬叩堦下罄竭鄙悰某臨楮不勝感激怔營之  
至

荅楊夢山冢宰

某起自田間再依袞鳥方幸典刑在上瞻聽不迷乃



雅志圖歸連章未已竟奉優詔以行去國之辰百官  
祖餞春明青門以來未有其盛還而高臥林墅圖書  
琴鶴日在左右優游逸豫抑又可知第時事多艱老  
成遠引棟隆旣撤大厦疇支有識者以此卜世道之  
平陂占朝廷之理亂矣辱奉誨牘歆艷清娛如在閬  
風之野可慕不可到會求一壑以託此身尚未知能  
遂瓦全否耳肅茲附報并候起居東望海雲曷勝馳  
注

荅陸五臺冢宰

不佞承教輔相宜寬徐啓沃存納約自牖之義非如  
小臣可顯諫直諍一不合則有去而已老成之見自  
是不同顧所謂寬徐云者防人主未萌之欲易奪人  
主偏至之昵難處國事寧一之日易當國事搖撼之  
際難令聖心雖未必偏昵而已有萌蘖之漸國事雖  
未卽搖撼而已非寧一之時論格君之道固宜從容  
開諭委曲匡扶而事有不能遲迴以待理有非緩頰  
可爭者當又不得不繼之以激切耳昨奉聖諭似且  
剋日御門臨朝聽講而今已旬月尚未聞清蹕之音  
倘入秋復然則又不得不有一番奏請我輩大臣所  
當焦心灼慮蚤夜不得息者正惟此時幸而事可功



尺牘 卷之四  
成何樂於顯諫直諍以去就決之但恐時偏事迫不  
得不顯諫直諍若此者非可以預言也敬復

荅王繼津司農

不肖某嚮廁朝行獲奉履約之末塵仰藉訓提是用  
率循以無及於顛隕乃自青門一別表著之地虛若  
無人小人何所畏而不爲君子何所恃而無恐此某  
悵蓬麻之靡附懷松菊而長逃者也里居以來巖瞻  
孔邇日冀走一价以侯鼎茵而殃咎積叢災虞薦至  
銷冤折骨之變有不敢控陳於左右者頃歲朝綱陵  
替國是譎張西賊甫平東夷竊發而開礦之使稅店

之胥又所在騷然居者不安於閭行者不安於路人  
情洶洶咸抱憂危卽不肖廢處窮陬何能使身在世  
外乃知古人沉淵蹈海非不重生誠不堪其憤激耳  
台臺三朝柱石一代典刑中外士紳咸伺道履之卷  
舒以上時運之否泰則今國步多艱之日允惟舊人  
共政之辰安能堅臥東山與庸夫小子同其高枕而  
無憂乎天欲治平安車蒲輪且郊迎袞舄於霸水之  
上矣偶便敬附荒楮恭訊興居東首惓惓無任瞻注

荅王鳳洲司寇

不佞某之於門下猶周人之於桓武也世被教澤矣



然未能一介紹於門下爲歎顧獨慕好門下之著作  
時剽其片言隻簡寶之若天球大貝也晚而獲睹其  
大全珍重愈甚蓋無項不置几案間間有微文疑事  
不可致詰者就集中檢之輒得其解所受益殆不可  
勝紀故雖去門下數千里音候闕如乃區區宗服之  
誠卽執策請業不加密焉頃迫召命力疾出山亦庶  
幾瞻奉光儀畢其就正之志而舊京根本之地倚明  
公之重不啻九鼎於是旌輪且北而適有大司寇之  
命留不果來則天之絕不佞使不得遂謁門下也門  
下顧不棄而惠之德音開不佞以嚮往之途欣慰何  
似至念及朝野橫議君國隱憂謂宜圖所以幹旋其  
間思深哉老成人之慮不佞與三公共勗之矣

荅海剛峯冢宰

惟翁高標亮節嶽峙人寰某仰止私衷久知嚮往頃  
者帝懷舊德藉重留銓凡在朝紳莫不喜色相告以  
爲正人一出泰道可期雖以謏劣如某亦得瞻奉儀  
刑稟承提誨卽執鞭所欣願焉伏蒙瑤札見詒知以  
端月初旬就部肅茲附復并布賀忱不盡鄙悰但有

馳注

荅丘月林冢宰



大臣去就舉世屬耳目焉矧翁宿德重望嶷然爲國  
典刑一顧瞻左右百辟視以爲嚮往乃輕言去哉陪  
京根本之地冢卿九列之長所賴銓綜吏治正敘官  
材與夢山公提衡而統均四海者上意惟翁是毗是  
倚朝而拜命中道而辭歸推翁之心當亦不應若是  
愆也且以不佞之闕劣日伴食省闈間汶汶悶悶無  
少建明方之於翁若未嘗具眉目者耳而尚逡巡未  
卽去亦徒以老成人在位爲足恃也如翁之請恐去  
者相望於巖中矣業奉溫旨慰留敢此以私勸幸勉  
承聖眷終惠蒼生至祝

荅潘印川司空

泗城水患有旨會議凡河情地勢臺下勘核詳矣祖  
陵形勝乃國家萬年王氣所鍾關繫最大非一郡一  
邑之利害可比以此相權便知輕重乃鄉官有施家  
溝周家橋兩路並開之說此一偏一曲之見不過圖  
便身家苟目前之安而已而祖陵之王氣傷洩清口  
之運道阻妨將誰執其咎乎臺下身任重寄事得專  
爲固宜極力擔當不必牽於築舍之議也外增開闢  
河應議夫費及興作次第具已奉教并此附復不宣

又



承教脩完沿河堤壩遙堤之內有格堤以遏其順流  
縷堤之內有月堤以防其橫決心思精密法制周詳  
自陂九澤以來河工所未有也乃襟帶三省逶迤二  
千餘里躬新葺舊尺度寸量斯已勤矣茲復定爲加  
幫之例歲報之規誠使典守得人修築如法晏然故  
道百世可循正恐洪水易防人心難淑智者作法愚  
者更焉不能保其翕由如今日耳卽頃西垂中虜談  
兵者如蝟毛起人人自謂方叔召虎也而總督一缺  
求其代便不可得其於河務當亦然耳豈不可慨也  
哉敬復

荅張岨嶽督府

承教董會扣關之請臺下當機決策自有微權不佞  
何足與議顧虜雖異類其嗔喜好惡不大遠於人情  
順之則服逆之則叛方其叛時尚當懷之使服况其  
旣服豈可拒之使叛董會往日過惡不可知但據其  
目前款關請罪情詞卑順便可准從本年額賞委應  
速給以安其心董會旣馴則長會不能獨拗而相繼  
歸順者又不但小阿卜戶而已此羈虜安邊之計惟  
臺下斷然行之封疆幸甚

又



虜衆數萬騎入塞汎河之危幾於累卵賴旌鉞之重  
指麾將吏竟卻劇寇而保孤城且別收搗巢之捷功  
不細矣雖小有殘傷譬之水決火炎欲保無浸淫無  
焦灼神聖所不能豈所以論於鋒鏑之下哉乃中丞  
公疏中失亡則絲髮無隱功績則退讓不居此又其  
忠實之心勞謙之節主上所當特加褒異以風示邊  
臣者也豈應反沒其功不敘乎草此附復不盡

荅王龍池方伯

不肖積誠無素妾意回天致嘒聖心譴訶橫逮僨轅  
之犢何可語忠第國本搖搖爭議累年遲疑不決此  
非異人任也言官勸請預教槩被降罰省闈幾空此  
何等政令而可嘿然無一語申救乎申救不從義不  
得不引去雖云懟上猶愈於竊位妨賢者耳誠辱翁  
慈見原庶不重玷鄉里敢謂一去足以逃責哉寧鎮  
翁所舊遊之地知其形槩甚真誠非固原士馬可敵  
不肖出京時卽聞督府公提師逼臨竊以爲非計恐  
進則乘危退則損重也承教謂不宜輕試當如古人  
承制行事勿從中授自是老成持重萬全之畧如此  
則渠克可計日擒矣及聞廟議方起故將軍及它兵  
憲罪廢者以往遠水近渴懼不及事賊且滋蔓耳安



從述石畫告之哉可嘆呂公端介寬明力行古道吾鄉彫敝已極賴其節省拊綏庶有來蘇之望未審其新政如何大抵銳意事功者戒於張急詳緻條教者忌於煩瑣簡要二字疑未理會及此便中當自以意規之也

荅張鳳磐先生

自師翁棟政旋乾轉坤世道又一更始海內士民承澤印流皆以爲太平可立致不意忽及太翁之慟以衰經去帝左右國事若中流失舟楫奚獨關里閉欣悴而已長途溽暑銜恤西奔向切懸念伏聞膚澤小

滯旋就安和社稷之身神明所護區區鄙私欣慰無量卽今主上睠懷良弼日塵側席之想天下莫不聞更覬勉抑哀誠蚤襄大事旦夕且有徵命九重延佇安能久虛辱惠德音肅茲附狀臨書耿耿不盡瞻馳

又

客歲獲奉瑤札未及報命會忝制麻自惟經術行能無一可受知主上取重薦紳之間猥被登延畀非其任瞻望閣門逡巡而不能前者數矣旣承誨牘與進惓惓亦思勉自雕琢以求不爽於先進之程度而性成質定譬之木駟膠舟用乃知其不適耳夙夜圖維



僅僅有一去可自遂而又值盈庭聚訟舉國紛囂沸  
鼎風林未嘗有頃刻之靜也惟時叢疑積詬憂危之  
狀所不能言而猶靦顏在列隱忍苟容汗鄉國衣冠  
為三晉山川之辱不淺每念及此憤懣塞胸慙汗霑  
背恨所負於門牆者不獨在音候疎節而已顧一念  
焦勞當誰可告語者乎復軒敬田兩憲使皆某肝鬲  
交於其入賀也得稍稍披衷懷焉因附起居并布悃  
款諸所不盡統容嗣陳

荅姜鳳阿冢宰

頃公子先生入奏計獲奉翰札知翁圖慮國事意念  
深矣今世道清夷主德明聖凡百有位相與分猷勵  
翼共襄太平豈非朝宁之榮觀而正人君子所深願  
與乃比周細輩攘臂縱橫不謂虺蜺生庭而羗夷起  
交戟之內也荆榛既剪再覩周行鎮定匡維寔賴老  
成之庇某何力焉德音再辱深感誨提恭喜晉秉留  
銓此尤人才士習所繇轉移變化之原鄙悰倍切慶  
抃并此附賀不盡惓惓

荅魏確菴督府

不佞至謏陋何知邊事然每奉翁教固不覺雪然意  
舒灑然心服也翁前疏請罷和謂不宜斬然俱罷當



以虛實緩急權變其中而不佞謬有圖之以漸之說  
雖不敢竊自附於高明而權變之間陰寓漸次之意  
寔同一算計也第翁欲先正罷和之名力圖戰剿不  
佞欲先脩戰剿之具徐議罷和橫豎遲速稍有不同  
而翁臺之持論甚偉不佞之慮患亦深何也自前人  
之玩寇而武備積弛士氣積衰非一日矣他人裕蠱  
以我禦窮驟而罷之外既多敵內復不支利則爲他  
人蓋愆不利則代他人受過固不若翁今所議置其  
順者剿其逆者去者不追來者必拒勢分則易制敵  
寡則力專從此我兵日練我備日飭而我反當以罷  
市賞挾虜而虜安得以增市賞挾我是治之以不治  
款之以不款也萬全之畧誠無踰此疆事庇賴宜何  
如承教欣抃之甚顒佇顒佇

荅張周田撫臺

頃雨澤愆期風霾屢作主上側躬亢旱兼軫念邊陲  
宵旰焦勞蔬膳布衣者兩閱月矣某不佞忝在禁近  
靡克分憂徒切皇悚西夏孤懸絕塞更苦兵荒承教  
得知四月末旬已沾膏潤卽來楚鮮獲秋成可期足  
慰聖衷矣至撫鎮行塞董侍御初議及此近日正擬  
申敕而聖上嘉納其言台臺業徧歷境上於城堡軍



馬稽核已周是不待勸而後趨諭而後動者也使疆臣忠勤體國一一如是豈憂匈奴哉敬服敬服

與李見衡親家

凡士君子立身處世取自信耳晦明嶮易天地不能違况乎人事安得無參差哉以翁丈之道德純粹功業光美海內莫不知而承順風旨苟塞文例者乃撫其過於車轍馬跡之間以爲抵禁初得奏狀良用駭然幸廟堂夙注重名特從薄議同時藉庇槩及於寬所謂兢兢致福非耶夫含沙不擇景梟獍無好音古今賢人君子詿譏評而坐讒構者豈少哉而至以行道

道被彈射其彈射無復之矣不當自信而益自慰耶若乃怏怏失得之途是寸雲可以翳太虛培塿可以礙九壤必知翁丈之不然也敬因侍御君趨省之便附一介以候台禧悽悽之悰不盡瞻慕

荅鄭範溪經畧

邊烽久戢西事猝興遠邇繹騷上下震恐賴臺下以上公之重輟從樞府出總戎麾十乘啓行羣情稍定度關而北倍道兼馳先聲所臨風霆共迅弦鳴鴈落草動蛇驚近塞諸酋奪魄可想臺下區別順逆昭示恩威青酋不絕則扯酋之勢益孤保塞之夷獲安則



離巢之夷自屈此所謂攜其黨則渠惡靡援披其枝  
則本根自撥也卽足未周六鎮而戡定規模經營次  
第已確然制勝掌握之間折衝萬里之外矣慶幸何  
似惟是洮河天末霜露秋深師行有程起居保重諸  
凡方譽揣情觀變自有圓機捕影捉風勿狗多口來  
諭謂一腔赤血以報朝廷此之忠誠天日鑒臨鬼神  
詞護不佞卽至頑鄙感激高誼成敗利鈍願與共之  
心有所知必當傾布草此附復餘容嗣陳

又

其陝失策全在委番哨虜撤我藩籬資敵爪距是不

削自弱之勢耳今截路以杜流虜而又懸賞以鼓諸  
番番無虜之害有賞之利宜其掠者乘隙而思歸居  
者應募而樂就也卽夷婦送回番族雖其志意恭順  
有足嘉者而外惕兵威內防番變亦迫於勢之不得  
不然也總計送還及編爲兵者已五千餘人而兩贊  
畫分行招撫裘鉞復親至西寧定築堡保番之策番  
族有所恃以自固其歸附當日益多番漢并力同仇  
西事不足平矣顯仰顯仰

又

漢設五郡本爲隔絕羗虜使不得連和爲內地患而



比年流虜西牧乃至假道以延之建寺以居之委番以奉之是昔人離羗虜爲二而今反合之使一也如是數年番虜一家甘肅洮岷寧復可保天祐社稷降此艱屯用開臺下經綸之業首嚴假道之禁以制虜使不得西通於番次下招撫之令以收番使不得外迫於虜茲又議焚仰華寺以壹空流虜之巢穴永拔浸淫之病根從此番無虜患附我自堅虜失番利狡謀自阻奠安五郡廓清兩川當可計日而待矣欣暢欣暢至於卜會以闖邊被創則憐其請罪而准令罰贖不他失禮以回巢借路則嘉其恭順而賜旗護行虜王以遺孽遷延則威之以大兵而勒限催促火真率所部逃遁則震之以露布而預飭松藩操縱弛張一一中會非機智識畧運用爛熟疇能如斯惟是邊將周章故套恫喝虛聲踵弊承姦其來已久顧以誑惑我輩則可豈可以搖撼師中之丈人壯猷之元老哉自非臺下真見定力鮮不以訛傳妄報遂動聲色所謂虜得多方誤我之術我犯無所不備之戒坐此誤事良不鮮矣誠不可不一申飭以明節制以釋羣疑但其人頗有微功策勵方始姑涵貸而訓戒之責其後效可也臨書不勝翫縷



又

私念臺下驅車遠塞以孤軍當番虜之交夙夜勩勩不遑安處危苦極矣耳食之輩技癢之流猥欲稱兵動言罷市甚至上章告急貽書詆譏是羞虜身摧而口舌難戢也可恨如何原所以啾啾之由但謂扯酋屢約歸巢輒負不果疑與火十二酋合謀入犯耳夫扯酋徘徊西塞卽不佞輩亦深以爲憂然恃臺下在事弛張操縱意自有妙算非人所及知者正來諭所謂人之性命不自愛惜而爲人所愛惜斯言足以破紛紛之惑矣幸今虜已移帳起身將由鎮羗出境卽

六月動頭七月終旬可盡亦纔五六十日事誦指可待得此酋東還虜情旣無可疑人言自無所指臺下可緩帶而圖海上之功矣若葉中丞之書魏督府之奏雄談豪辯雖竦聽聞而以臺下萬全之畧視之不啻太和元氣中之一候更望采納而弁容之也蓋羣策兼收必且相濟兩說並立不免起爭今臺下經畧而魏葉二公督撫也二公主謀臺下主斷雖其言未可用姑且收之以備一著彼所謂絕欵貢卽我所謂分順逆非有二也但我識先後著而彼欲以末著爲首著差不同耳能收之則彼爲我用而我大若見謂



異同我是彼非相持互敵而我反小矣語云德有容  
乃大事有忍乃克有濟此不佞一得之愚冀惟裁察  
凡軍中謀議有取舍而無示異同可也至祝至祝

又

奉書知大兵以九月望日分道並出直抵穹廬之北  
去邊五百里不見一虜蓋自漢衛霍度漠以來僅有  
此舉猗與盛矣還至仰華寺復縱火焚其遺構一椽  
片木無有存者犁庭掃穴之烈何以加焉流虜盡散  
火真遠逃西海既清兩川大定更有何事可滯節旄  
振旅而還刻日可待矣必如言者謂須臾火真之頭

絕腥羶之種一虜不留然後爲收功爲竣事則請言  
者自爲之非廟議所敢責成也業有明旨趣臺下前  
茅矣延佇延佇

荅郝少泉親家

遼左之命上所特簡亟當赴鎮已具別檄矣承教閣  
務所宜字字切要非至親厚友誰肯以此道相示者  
顧延接賓客咨問時事正弟今日所爲缺然者京省  
士大夫公事相見之外退則闔門而已實不敢通一  
客交一語一則廣延博訪爲首相之事分宜處錙一  
則濫交多言啓是非之端尤當歛避而實不敢簡賢



傲士也但親翁不察弟所處之難耳自非硜硜自守把捉此身倒東墜西能至今日至於吏治士風頹薄已極奔趨鑽刺蹊徑多端而將領尤甚矯枉歸正本自無難乃人各懷私源濁流清世無此理夫能秉公忘私則心虛氣正百事可爲一有纖芥纏綿擺脫不去一著礙手著著皆差外則紀綱陵替法度難行內則詔令頻繁苛察無已以此圖治不亦難乎大可慮者宗支繁衍爲一多宦寺闖溢爲二多錦衣冗員爲三多邊兵冗食爲四多有此四多竭四海之財力萬姓之脂膏不足以供而泄泄畧不加省悠悠漫無措置方且崇飾虛文料理細事枝梧苟且以娛目前則不佞所覩面而厚顏者詎獨以伴食爲羞而已偶因賜教敢悉其愚諸可誨提幸惟嗣音至荷

又

昨聞遼報私念遼無藩籬之固况值秋穫之時親翁履任方新經營未徧遽遭此寇深用憂惕不寧茲聞虜已出邊城堡保全無恙不勝欣慰自非英猷壯畧部署指麾中機應節安能保全城堡且有斬獲之功哉卽人畜資糧少有鹵掠臨陣將士不無損傷以虜衆數萬分道並進而欲秋毫無犯一矢不遺安有此



理親翁誓以不欺報主上據實奏聞且議功從輕議  
罪從重如此乃見親翁之忠誠謙慎視他蔽罪張功  
其人品氣義不啻霄壤矣未有實心實事久而不著  
聞者至於念邊臣之苦體恤矜原則在皇上之推恩  
當亦不肯負任事之臣耳

又

京營重任總憲崇階聞報之辰懽抃無已此不但升  
朝足賀卽薊遼要地倭虜交訌得離此艱難震撼之  
衝已若釋九鼎之重去羊腸之險今言者咸謂倭夷  
詐遁謀尚叵測而都督驕橫經畧周章甚難調馭得

不牽連粘帶爲福固多京兵積弱勢難遽振况輦轂  
之下怨謗易生撫彫疲者先恩意振廢弛者首紀綱  
恩意孚則羣情懽附紀綱立則百務條舉寬大簡佚  
不縱不苛如斯而已切勿沽振作之名生紛更之擾  
也臨淮文雅廉明勲貴中出色者相與共事可保同  
心宜敬之重之若冊儲大典始議並封尋詔待嫡前  
星消耗益復杳茫耿耿之愚死且不瞑其他紛紜爭  
辨鼎沸波翻世道人心誠未卜於何止極大都喜事  
好名後生常態而轉移機軸要在政本之地虛平鎮  
定匪待多言近來下旣好爭上復導之下旣好訐上



復資之揚湯止沸不務息薪防口防川其潰愈甚宜  
夫矛盾相尋葛藤不斷也不肖身負重譴跼伏巖間  
淪落支離誠無佳致然得脫離是非之外拔足嗔喜  
之場翛然泊然亦自有一種風味蓋喜其退休而又  
恨其歸來不早也若親翁才優經濟身繫安危方當  
整頓乾坤何可遽懷泉石以忠誠任事以正直持身  
以和厚處人以靜嘿鎮俗爲之自我當如是而已不  
可着意軒冕亦不可著意山林也出處去就自有時  
宜萬勿膠執是望

荅孫立亭中丞

某起田間趨闕下獲再奉顏色庶幾朝夕左右而請  
教焉乃帝睠留臺特屬翁紀綱之任擁絳騶而南矣  
岐路旁皇款款之愚竟莫能悉別之三月日望袞鳥  
於舊京謂且儼然升獨坐總百寮也何知西來紫氣  
猶尚逡巡于關河之間乎夫大廈方敬狂瀾欲倒所  
望翁撐柱之力不細何忍遲遲其行而負中外人心  
之跂矚也旋遽草茲附報伏斬蚤發是祝

荅晉似齋中丞

承教時事可虞不在小醜而在饑饉救荒至計當勸  
富室以贍貧民仰見憂國之懷濟時之畧不勝感服



顧今所難者不在治法而在治人耳得翁在寧夏則寧夏之民自當不饑非有翁恤民之心卽舉翁法授之格而不行行而不實猶未嘗恤之也其狀難以言盡矣草此附復不宣

上張滄東老師

春初遠厓台使枉訊山居適值召命之臨已將其朽億不堪覆出之狀達師左右矣是後三辭不允詔使在門終不能單車還報則不得不出其實才志精力委難驅策蓋瀕行而病臥者又復月餘乃克啓行入京又月餘體力乃稍稍漸復也重煩慈注申布教言

至植本自我一語尤某所宜服膺拳拳而不敢忘者嘗見前人爲副相以權不在己自諉則推事而袖手旁觀以權不在己忌人則攬事而壯頰相競斯二者並有人我之心其爲得失之念一也某自昔年在閣時入參國議有知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事有未當未嘗不相與評駁寔不敢推事旁觀然言之從與不從評駁之可與不可惟當事者所裁斷而某未嘗著一成心徇一徧見也退而省過私室未嘗納一私交出私語以禁中事外聞也故亦未嘗攬事而至於相競焉今某所患者才技短拙學術空疎無能輔養



君德拯救民艱是爲慮耳至於人已之間得失之念  
夙承師訓頗能決町畦於眼界置冰炭於胸中昔人  
有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  
人也或可慰老師之遠念云嗣有便音更祈督訓是  
望

荅王復齋司空

久違台範幸值榮滿北上庶幾瞻奉顏色一抒積澗  
之悰某之願也而旌軒中止抗疏固辭介石之貞似  
未可挽兼念士風波倒世道基翻當此其時得蒙優  
詔賜歸安車就第主恩臣節終始美完自青門以來  
所不能兩見者也俯循鄙拙自絀虞機比得脫還未  
知皮毛當作何狀山靈厭之矣草此附報并布賀棕  
慶典之頒尚容周旋不盡

荅衷洪溪撫臺

今歲亢旱爲災自京師抵山東西河南北異地同乾  
流移之民交錯道路此臣主所共憂者而中州天下  
之樞更爲可慮聞臺下始入境卽已發廩振饑人心  
稍稍安定乃茲條奏救荒事狀復皆關切民隱若慈  
母之止啼良醫之起痿察知其痛之所在凡可蠲除  
振拔自不容不急急圖之耳而驛遞誣盜二事病民



尤甚禁戢尤難蓋緩徵輸留錢糧等事其權在朝廷  
一得請而緩者緩留者留矣今易行也惟驛遞與捕  
快二事其權乃在有司蘇之由我而未必能蘇也禁  
之由我而未必能禁也則非今之難行也其奉行之  
念不勝其顧忌之念故也何也凡擾驛遞者非卑官  
散役也卑官散役安能爲擾乎擾之者上則貢使次  
則達官貴客又次則撫按司道公差人役耳而有司  
有敢抗貢使者乎有敢失意於達官貴客者乎有敢  
觸忤上官公差者乎是三項者不可問而惟裁之於  
卑官散役數夫匹馬之間所裁能幾何矣此驛遞之

害難禁也非驛遞能害地方也地方自疲於奔走以  
成其害也至於巡捕人役其捕盜而出編遣由有司  
執盜而入鞫問由有司不良者更置之誣執者反坐  
之彼遂能反乎不過曰其徒衆積素窩訪轉相騰謗  
而已殊不知騰謗正彼所以挾官府害良民之具而  
有司蓄縮不振曲意濡忍則非捕快能挾有司有司  
自屈于積棍以成其挾也此不依所謂奉法之念不  
勝其顧忌之念者也而疆直自遂不媚過客不畏疆  
禦者郡縣亦不可謂無人顧所以維持護覆俾之安  
其位行其志者又在乎上之人加之意而已今臺下



疏議及此誠一設法禁戢不但良民喜於除害而有司亦得以展布矣不佞於此二事感慨日久偶誦大章敢茲就正伏惟教裁是望

荅魏敬吾京兆

某起自田間再趨闕下方幸朝夕左右稟承誨提可以踐墨循繩少圖尺寸而帝睠明德託重留京袞舄既南儀刑斯遠然訓言在耳銘座書紳所謂啓沃之術在于機括處轉移輔理之方在於綱領上提撥旨哉言也相道無餘蘊矣惜某淺衷狹度學欠沉潛念起家踰年毫分無補不勝竊祿之愧用是上書自劾

冀以一去感悟上心而忠志難投天威莫測會日蒙譴行矣慙負教愛愧悚如何獨有培養精神一段工夫已不克施之下官尚可理會於山間耳若門下淵源大學經濟宏猷宗社蒼生正茲倚賴卽荆庭蘭室至情所關晝繡過家慙煩料理何至以長沐請乎草此奉慰并布腹心諸緒忽忽不悉

荅李近臺撫臺

鑄錢本以濟銀幣之不足爲其費省而利贏故足造也今鑄之於南所費不貲解之於北積而無用何苦以無用之貨糜不貲之財而使工疲於鼓鑄官憚於



遠輸其亦失策甚矣不佞竊嘗謬議今公私匱竭之際惟有錢法一事可以通利權便民裕國而但苦於主持不力行使不均故其法乍疏乍塞下及操柄上反聽之而說者猥云宜從民便夫錢民之資也衣食賴焉安有予民以衣食之資而民反不便者乎其以爲不便者止用之於市肆而官吏俸糧軍民租稅罪犯罰贖不得搭配是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通也其不行有由矣誠如大議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與銀相權而行他錢弗與卽有他錢別設法收之以爲鑄錢之料如此則法守一利權通民孰得而阻撓之者倘以爲民便可聽則工之便亦可聽也豈有錢不可強而行獨可強而鑄哉鑄則必行不行則不必鑄此兩言者甚易決耳生愚無識獨服大疏所議爲是卽贊之於大司空也

荅沈鏡湖光祿

再奉誨函仰知雅志直將高蹈遠引莫肯夙夜此於潔身之義得矣如君國何然士習方驚於奔競而臺下抗恬退之節以明高主上方耽於宴安而臺下設疾之端以示戒所以風厲世教劇切聖躬意義深矣遠矣非漫然求去者比也誦之欽服肅此謝教并



申攀挽之悰幸抑遯思勉副眷留是祝

荅郜文川督府

互市之權我與虜共之者一低一昂勢居然也惟彼方挾其重以要我我怵于其挾而急與之講則彼得勢而益昂矣惟不有其挾而亦不受其要彼以急來我以緩應曠日持久彼計滋窮勢必自折翁處上曾得其術矣來貢者進不來者不強馬好惡期先後悉置不校若是則我乃益緩彼乃益急宜其遷要挾之謀爲就講之說也上酋旣下諸酋畢來此所謂以拒之之法招之耳且莊曾認罰又已有端套虜聯翩而

下功何偉也顯佇顯佇

又

諸老每談邊事輒言兵當練田當墾也安邊長策誠無踰此顧練兵墾田亦非可以旦夕見效餉不足則兵不可得練費不具則田不可得墾今司農廩廩爲國守財不敢加錙銖於額外兵多餉少地曠租微欲以興事良亦難矣近雖稍有給發不知可少紓待哺之急否誠及翁在事藉資乘會酌定規條練士開屯次第修舉卽不敢望邊庾盡滿行伍皆充而所謂完一分抵一分之餉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固當立見成



功耳惟翁毅然圖之至祝至祝

荅王麟洲督學

不佞諸生時卽蒙先師教育比塵仕版復隸鳳洲公  
部下蒙作新焉則微寵於德門渥矣顧緣歷濶音候  
久殊頽烏之衷徒有瞻憶頃者泰符肇啓端士偕升  
門下奉徵璽于丘園提文衡于閩粵將使海濱化俗  
嶺徼興賢大師得人寔茲欣慶若某猥以虛鄙濫廁  
深嚴集木臨淵未喻怔悚擬以進止大義稟俟誨裁  
乃遠辱瑤章謬加袞藉愧汗如何肅附謝言并布衷  
愫惟門下惠顧世好而幸教之至荷至荷

荅陳蓋齋漕臺

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墊溺不佞稔聞其狀第未知所  
以疏導之法宜從何處下手昨得總河公書備言開  
施家溝與周家橋非策謂其洩祖陵之王氣妨清河  
之運道也且言其說出於鄉士夫懼改州治憚於遷  
移因倡此議不佞竊謂人情安土重遷或偏見一隅  
之利害而不睹大全亦容有之乃今接奉教札具示  
淮黃源委高低曲折之詳水勢河情較若指掌則周  
家橋亦似可開夫下流洩則上流自通外水洩則內  
水自減此事理易見者而總河公以爲不可其說止



於洩王氣妨運道兩事耳今云淮黃相會處去祖陵百六十里外又在後不在前則流破天心之說總屬支離而與祖陵似無干礙且開後設減水閘以時消息如來諭所云水大則開閘以洩水小則閉閘以濟運似又於運道無妨矣乃總河公執言不可開者其生平精力用之于高家堰獨多誠恐周家橋一開而高家堰或決墮成功而招後議云爾而不知翁之爲泗城謀固善爲高家堰亦未始不周也且不開周家橋而高家堰亦安保常完而無決也哉幸翁再與總河公從容計之計定而舉謀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成漕務河防均之幸甚不則當遣官閱視會議恐地方又增一番勞擾耳如何如何

荅石東泉司馬

某忝侍末行向同猷念而適以邊庭搶攘之日被譴罷歸豈其避難而以憂勞詒左右事會偶然耳翁天植忠貞英畧規運與政府二老謀斷相資何釁不除何亂不戢正無所用於僨事之人也乃欵貢之議不肖與聞始事史曾旣執宣薊之間可得安枕陵寢庶亦不驚兩年市賞委宜准復况西夏方有松套諸虜之急羈縻牽制正惟此時所以冒有陳說幸蒙不鄙



轉聞于上遂定今盟不但可堅款虜之心且可爲制  
逆虜之地封疆幸甚至于一戰守之備他鎮不及知若  
雲谷之間賴蕭邢二公振作經營儘勞心力廟堂之  
上不可不特加體恤委任而責成功也若寧夏叛卒  
當始發時能作區處或設間購求防其內潰或分兵  
屯守杜其外援只須一介之使片紙之檄可定而遷  
延規望縱火待泉直至賊勢已成逆謀已合勾虜入  
犯而後請命朝廷求援鄰鎮掘井救焚不啻晚矣卽  
今遣將徵兵監以直指天威振動宜無不剪之克然  
已費力百倍顧事勢至此有進無却卽傾內帑災良

民難復顧惜螯腕斷臂豈應慮傷好肉也只恐賊壘  
未易破破而禁妄殺正易制令也嗟乎寧鎮之宗藩  
士民亦甚衆矣知謀勇畧之士宜不少矣而甘心叛  
卒受其迫脅如土木偶人隨賊提挽經時歷月無能  
出一奇一計當賊者意爲身家耳而賊不滅身家寧  
可保也生愧蕭如薰死愧梁琦矣彼時氏父子跋扈  
日久而以姑息養成其不軌之謀隨府一恣睢暴戾  
無行之人而才賢薦起使入於不善之黨厲階禍  
本若有數以湊合之庸人緩頰高談裕蠱而有餘賢  
者奔走馳騫救敗而不足翁遭時則然不得不身任



社稷之重勞固不可以辭而將何所歸罪哉承賜咨  
稿內旨意准將史會監候不必解京甚得鎮重之體  
且監候緩死可因以招安餘黨後面更有著數可做  
前此擒獻趙全輩正由倉皇梟斬致遺餘孽所以有  
今板升之族良失策矣至還諭虜王約束諸部毋得  
擾邊數語亦甚緊切松套諸虜利賄助逆須得虜王  
禁約縱未盡從亦少斂戢我軍乃可得利也惟翁留  
意某罪廢不宜言軍國事恃愛漫及幸秘之

王文端公尺牘卷之四終



